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去年夏,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读大四的女儿,选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》,老师布置了一项课后作业:采访自己的亲人,帮助他们重拾一段过去岁月的记忆。女儿从这宏大的历史题材中选取一个切点——采访曾经做过乡村教师的外公,了解他们那一代人的求学历程。囿于疫情,女儿没有从南京回到故乡,她采取电话沟通的方式,对外公进行远程采访。

87岁的父亲,把这当做一件庄严的大事。他甚至凌晨4点起床,写好了几张纸的回忆简要。8点整,按照约定,采访准时进行。我们把手机按成免提,全程录音。电话那头,传来父亲浓重乡音中的娓娓叙述。70年前的那些尘封的记忆,如一幅风起云涌的时代画卷,缓缓展开。

“1935年,我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。大概7岁入学,读的是私塾,先生家的一间昏暗的偏房,就是读书的教室。先生带着我们几个小孩子念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还兼学写毛笔字、打算盘,没有系统化的内容,跟现在的基础教育不能比……

“1949年,我上了掘港小学。因为战事的耽误,人家读初中的年纪,我还读小学……小学毕业后是1952年,家里没有条件继续供我读书,我就想找

个工作。看到如东县师资训练班招学生,我就去报名,9个月的培训,我毕业了,成了首镇小学的老师。但是我深感水平不足,自己不过是一个小学毕业生,怎么能教小学生呢?我就一边教学一边读书,充实自己。那年9月,我拿到人生第一份工资——19元5角。15块钱用来养家,当时,我要抚养妈妈、外婆、姨妈……”

稍事休息,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玻璃器皿碰撞的声音、汨汨的水流声。空间的距离不复存在,我似乎感觉到父亲正坐在我们对面,将滚烫的开水注入到玻璃杯中,茶叶在沸水中翻腾起来,舒展开来,氤氲出淡淡的茶香。

“1954年,我有了一个进修的机会,到泰州师范学习一年,学校把三年的学时压缩成一年,学习很艰苦,但免费住宿、吃饭,还发五块钱零用钱,我自己用一块钱,四块钱寄回家。师范毕业了,我回小学继续当老师。1960年,我教了一个毕业班,班上12人考取了如东县中,这个成果很难得,我受到表彰,抽调到如东县中学批阅小学生和初中生的卷子,这是我做教师的黄金时期……”

看了一下时钟,已经接近11点,我惊叹父亲的记忆力,近3个小时的叙述,浓缩半生求学和任教

新对照记

关立蓉

妈妈的扇子

柴明华

七夕会

张艳阳

含光

张艳阳

朋友小何

褚荣兴

莫把自身的过失转嫁他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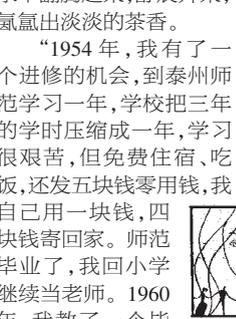
郑辛遥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雅玩

郑辛遥



智慧快餐

莫把自身的过失转嫁他人。

郑辛遥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



智慧快餐

莫把自身的过失转嫁他人。

郑辛遥

智慧快餐

初夏的黄梅季,是高温来临前的“杀威棒”,琢磨如何能解这闷湿炎热的难受。古人云:春饮新茶夏尝冰,秋酿菊酒冬暖樽,天热了吃啥、喝啥都能带点凉。如今冰箱、冰柜寻常物,“尝冰”不再是难事,于是买来乌梅酸梅汤原料包,依照说明书如法炮制一番,再放入冰箱彻底冰镇。但不知何处有疏漏还是味觉变了,总觉得口感不敢恭维。怎么记忆中冰冻酸梅汤就这么好喝呢?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每到高温季,厂里的酸梅汤就实现“无限量”畅饮。龙头一开,酸梅汤自己来。只不过原本是酸梅加水熬制的繁复过程,在厂里的“冷饮间”简化成“冰水加酸梅精”了,就如当下写字楼白领上班时冲泡速溶咖啡一样的快速简便。一个车间百八十人两大保温桶管够,不够再兑。那时人们要求不高,爱喝不喝,没人会给差评。不少职工就住在工厂附近,每到傍晚时分,各家孩子提着保温桶聚集在厂门口,然后拎点冰冻酸梅汤回家,夏日火烧云绚丽的黄昏就靠它解暑了。此时,冷饮间值班的就有“看人下‘粉’”的自由裁量权,见熟悉的来了,不多言语就往那桶里多放一点“酸梅精”,那位也会心领神会地一声招呼“兄弟,有数!”

中班回家后,自家阁楼依然热得无法栖身。弄堂口或马路边有些许凉风拂来,众人便围在一起“讲大道”。有长者绘声绘色地说:老里一早,延安东路还叫“爱多利亞路”,在大世界门口朝东一点有家“郑福斋”食品店,夏天还卖酸梅汤,去吃过一趟,味道相当好。在西藏南路还叫“敏体尼荫路”的辰光,后来也有一片“郑福斋”,店里挂着一幅很大的齐天大圣孙悟空像,原来老板“小猢猻”是

一首《梁祝》钢琴曲从桌子上的手机里传过来,我知道那是微信的通知铃声。我有些好奇:这么晚了,谁会给我打微信视频?电话是老家长一个好久不联系的朋友打来的。她以为我学过法律,便向我咨询一些民事法律的问题。真是让我哭笑不得。虽然我学过点基础法律知识,而且学艺不精,就这样还偏偏常有亲戚朋友向我咨询。看看手机时间,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。这个时间寻人“江湖救急”,关系不够铁,哪敢去“骚扰”?于是我给小何发了微信。

在野马浜上学时,我仗仗着自己比她大两岁,就天天厚着脸皮喊她小何。碰面时,我经常以一如在空中虚舞,方知它确实如孔周所说“不能杀人”,最后感叹而归。黑卵醒后发觉喉咙痛、腰酸,他的儿子也觉身体疼痛、四肢僵硬。“含光”虽未置敌于死地,仍是给予了敌人重大打击;最重要的,孱弱如来丹,敢用一把“不能杀人”的剑勇斗顽敌,他的精神早已高于复仇本身。

回到琴曲《广陵散》,作为一首独特而宏大的琴曲,它有着不同凡响的题材、丰富完备的艺术手法与表现力,展示了千年前国人就已具备的高超音乐水准和思想境界。千百年来人们弹奏和欣赏《广陵散》,不只为它的技巧抑或“戈矛杀伐之气”,更为它所歌颂的抗争意识。传说魏晋名士嵇康为奸人所害,刑场上索琴弹奏《广陵散》后慷慨就义,他和聂政、聂荣、来丹一样,含光而耀眼,虽死(败)却犹荣,他们身上的凛然正气与不屈风骨,是我们民族屹立数千年的根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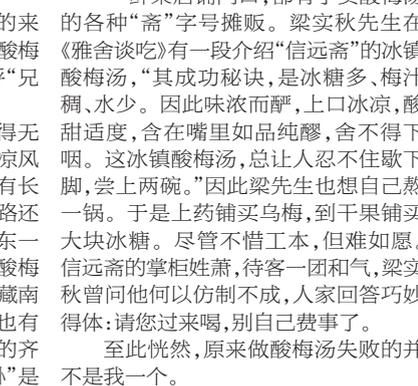
分析完了法律关系的来龙去脉,已经好久没见的老同学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,滔滔不绝地絮叨起了这几个月的经历来。小何在疫情期间,一边通过网络提供线上法律服务,代理开庭业务,提供法律咨询,一边又亮出党员身份,冲锋所在小区一线:当起楼长,楼上楼下分发抗原,统计信息,消杀楼道,协助居委会开展防疫工作;化身“团长”,搬运米面蔬菜购买生活物资,无所不能;秒变“大白”“小蓝”,“哪里需要哪里搬”。想起小何在“双面胶律师”公号里的一张照片:瘦小的个子外套着肥大的“大白”,腰部不知被透明胶带缠了多少圈,那样子像极了沙漏,带有几分喜感。原来对她来说,配发的“大白”尺寸基本上都是偏大的,而那次发的是180的,还是安徽援沪医疗队的护士告诉她缠胶带的妙法,才不至于穿起来拖拖拉拉的,既尴尬又影响工作。

我向小何发出“要约”,待到散会开时,约上三五好友,再相拥叙旧。挂了语音,已是十一点多,赶紧给老家的朋友发了语音,“现学现卖”。不禁感慨:有个律师朋友真好!小何姓何,要问名什么?我想起了2010年金秋九月的野马浜,第一次班会上,一位河南姑娘的开场白:“……如果你在大街上,遇见一个大辫子、小眼睛,那就是我——何梦真!”

京剧学生专演孙悟空的。大热天,走过路过的会掏一个铜板买杯冰冻酸梅汤解解渴,附近居民也拿热水瓶“拷”一瓶回家,生意很是兴隆。已经“批判性参考阅读”过《红楼梦》的带着炫耀口吻介绍:在第三十四回,有点“不二三”的贾宝玉不听他爹的话,结果吃了一顿“重生活”,挨打后躺在床上就嚷嚷着要喝酸梅汤解渴。说到此处一定打住,抿口酸梅汤润喉:“那阳能喝这个的非富即贵。”边上几个年轻的纷纷端起杯子来一口,点点头“是是,味道好极了”,其实就是“意思意思差不多”,有点冰凉和酸甜罢了。

酸梅汤源于北方,早先还是宫中饮品,被誉为“清宫异宝御制乌梅汤”,据说乾隆也好这一口。上海那两家“郑福斋”是否由北方拓展而来?还待考。但据说早年琉璃厂有位摆摊卖茶水的老汉,待人和气买卖公道,就有太监会将宫的酸梅汤方子偷偷给他,由此创办了仅两间小门面的“信远斋”,所售的酸梅汤享誉京城。以后逐渐普及蔓延,全城大街小巷,各干鲜果店铺门口,都有了卖酸梅汤的各种“斋”字号摊贩。梁实秋先生在《雅舍谈吃》有一段介绍“信远斋”的冰镇酸梅汤,“其成功秘诀,是冰糖多、梅汁稠、水少。因此味浓而醇,上口冰凉,酸甜适度,含在嘴里如品纯露,舍不得下咽。这冰镇酸梅汤,总让人忍不住想歇下脚,尝上两碗。”因此梁先生也想自己熬一锅。于是上药铺买乌梅,到干果铺买大块冰糖。尽管不惜工本,但难如愿。信远斋的掌柜姓萧,待客一团和气,梁实秋曾问他何以仿制不成,人家回答巧妙得体:请您过来喝,别自己费事了。

至此恍然,原来做酸梅汤失败的并不是我一个。



智慧快餐

莫把自身的过失转嫁他人。

郑辛遥

智慧快餐

郑辛遥